

文藝作品閱讀輔導叢書

論“野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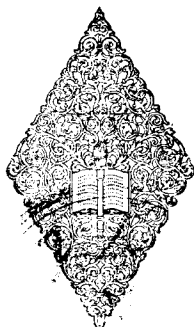
馮雪峯著

新文藝出版社

文藝作品閱讀輔導叢書

論 “野草”

馮雪峯 著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篇對魯迅的散文詩集“野草”的題解性的論文，它聯系了當時的時代環境和作者思想發展等方面，對“野草”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作了解釋、分析和研究。作者本來為了供給青年讀者參考而寫的，曾在“文藝報”發表，這次印成小冊子的時候作者曾作了一兩處重要的修改。

論 “野 草”

馮 雪 峯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光藝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940

開本 787×1092 耗 1/36 印張 1 1/9 字數 22,000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1,000 定價(6) 0.12 元

“野草”收散文詩二十三篇，是魯迅的重要作品之一。這些作品作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那時魯迅在北京。這也就是說，這些作品是在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之下產生的。這些作品的戰鬥性是作者對於當時黑暗勢力的反抗和鬥爭的表現，作品中的思想情緒也都是對於當時時代環境的反應。在這些作品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暗淡的情緒，尤其是反映了他的思想上的深刻而強烈的矛盾，這都是同時代環境有密切的關係的，同時也正是作者前期在世界觀等問題上所存在的矛盾的反映。還有，其中有好幾篇是意思比較隱晦的，這同樣是由于環境的緣故，作者自己就在一九三一年為“野草”英譯本寫的短序中說過：“因為那時難于直說，所以有時措辭就很含糊了。”

我現在想對這些作品進行一些解釋和分析。這不僅因為其中有的作品意思隱晦，需要一些解釋；而且因為這些作品是詩，作者的思想感情是通過詩的形象表現出來的，我們也只有通過詩的形象去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同時，我還想就其中所反映的作者思想上的矛盾進行一些研究。

我們先看看每一篇作品。为了叙述上的方便起见，我想把这二十三篇作品分为三类来谈。

第一类：“秋夜”、“雪”、“风筝”、“好的故事”、“腊叶”、“淡淡的血痕中”、“一梦”。

第二类：“我的失恋”、“狗的驳诘”、“立论”、“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第三类：“影的告别”、“求乞者”、“复仇”、“复仇（其二）”、“希望”、“过客”、“死火”、“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死后”。

第一类中“秋夜”所抒写的，是在秋天一个深夜作者在他的后园里所一时幻觉成的一种诗的意境和情景，当然也即是他所引起的一种心情。在作者所刻划出来的这种意境和情景中，首先给读者深刻印象的是两株枣树上的“夜的天空”，它“奇怪而高，……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其次，我们读到，这些被洒了秋霜的野花草中“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但給我們最不會忘記的印象的，是落尽了葉子的“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棗樹的姿態：

棗樹，他們簡直落尽了葉子。先前，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棗子，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連葉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秋後要有春；他也知道落葉的夢，春後還是秋。他簡直落尽葉子，單剩榦子，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還低亞着，護定他從打棗的竿梢所得的皮傷，而最直最長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閃閃地鬼映眼；直刺着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窘得發白。

鬼映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而一無所有的榦子，却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映着許多蠱惑的眼睛。

此外，“哇的一聲”飛過的“夜游的惡鳥”，以及因“吃吃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的笑聲而被作者發覺的作者自己（這個人像“夜游的惡鳥”一般在夜半的園中吃吃地竊笑，也許是由于那一無所有的棗樹的榦子鐵似地直刺着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映着許多蠱惑的眼睛”的情景，而認為有趣的吧？），也都是這一個秋夜的

詩境中的出色的景物。

接着是作者回到房里后，許多小飛虫向着房內的燈光，在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亂撞；有几个从窗紙的破孔飛進來了，又在玻璃的燈罩上撞得丁丁地响。有的从燈罩上面撞進去了，于是遇到了火，有的是在燈的紙罩上休息喘气；这紙罩是新換的，“雪白的紙，折出波浪紋的疊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紅色的梔子”。由这又引起作者的心緒，“猩紅的梔子開花時，棗樹又要做小粉紅花的夢，青葱地弯成弧形了”。可是，繼續想像下去，大概又要想到秋天，于是赶紧砍断他的心緒，“看那老在白紙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麥那么大，遍身的顏色蒼翠得可愛，可憐”。

这篇作品是以下面这样的句子結束的：

我打一个呵欠，點起一支紙烟，噴出烟來，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蒼翠精致的英雄們。

这样，很明白，在这篇意境和描寫都十分深刻、諧和的完美的散文詩里，作者的态度是積極的，情緒是健康的。詩的主題是秋夜，同時这也正是當時的现实。而作者所肯定的是那以桀驁頑強的姿態抵抗着秋天的棗樹，同時也並不否定“秋后要有春”的小粉紅花的夢，而且对于为了追求亮光而死于灯火的小青虫也表示了尊敬的、肯定的态度。这是这篇詩的主要精神。

但是，在这个秋的现实里面，做着夢的小粉紅花是凍得

紅慘慘的。棗樹則在知道小粉紅花的“秋后要有春”的夢的同時，也知道落叶的“春后还是秋”的夢。而死于灯火的小青虫也不过是沒有結果的失敗的英雄。这里反映了当时的环境，但同時也反映了一种悲观的思想。这种悲观的思想，很明白，是作为作者观察了现实生活的發展所得的結論之一，並且成为他的思想上的矛盾的一个方面的。这篇作品的思想基礎或思想背景之一，是悲观和樂觀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根本上說，在作品中並沒有解决。不过，这篇作品主要的思想基礎是对现实环境的反抗和斗争。我們从这篇作品的主要精神來看，作者对于现实是很明顯地採取了積極的、偏向于樂觀的战斗态度的。

“雪”和“好的故事”所表現的情緒以及它們的思想基礎或背景，都可以說是跟“秋夜”大致相同。

“雪”的现实背景是北方的冬天；而跟这个现实相对立、並且支配着全篇的情緒的，是对于虽在冬天也有如春天似的江南（同時也对于童年時代）的怀念和向往。有兩種冬天，一种是“在無边的曠野上，在凜冽的天宇下，閃閃地旋轉升騰着”“孤独的雪”、“死掉的雨”、“雨的精魂”的“朔方”的冬天；另一种江南的冬天却是：

雪野中有血紅的宝珠山茶，白中隱青的單瓣梅花，深黃的磬口的蠟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綠的雜草。胡蝶確乎沒有；蜜蜂是否來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記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見冬花開在雪野

中，有許多蜜蜂們忙碌地飛着，也听得他們嗡嗡地鬧着。

也有兩種雪，一种是“在紛飛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們决不粘連，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这是“孤独的雪”，“死掉的雨”。另一种雪却是“滋潤美艷之至了”：

那是还在隱約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極壯健的處子的皮膚。

对于这样的雪，除了山茶花、梅花和蜜蜂們都照常地開放和飛鳴之外，还有“孩子們呵着凍得通紅，像紫芽薑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來塑雪羅漢”。而且“誰的父親也來幫忙了”，塑成的虽然“分不清是壺盧还是羅漢，然而很潔白，很明艷，以自己的滋潤相粘結，整个地閃閃地生光。孩子們用龍眼核給他做眼珠，又从誰的母親的脂粉奩中偷得胭脂來塗在嘴唇上”。这是多么可向往的美麗的情景呢。

然而朔方的雪却是除在屋子上被消化外，只能孤独地“在晴天之下，旋風忽來，便蓬勃地奮飛，在日光中燦燦地生光，如包藏着火焰的大霧，旋轉而且升騰，瀰漫太空，使太空旋轉而且升騰地閃爍”。

大概每一个讀者都会感到：作者在當時“朔方的冬天”一般的現實里是感到了“凜冽”和“孤独”的，于是叫出了这种“凜冽”和“孤独”，而且反抗着这样“凜冽”的冬天——这是这篇作品所流露的作者的態度和主要精神。在那樣的現

实里反抗着“冬天”，是不能不像那在无边旷野的空中旋转着、升腾着的如沙如粉的雪一样，要感到孤独的；但还有那“滋润艳美之至”的江南的雪存在，有江南的雪野和山茶花、梅花、蜡梅花、冷绿的杂草、蜜蜂以及孩子们存在——这些都是真真实实地存在着而不可否认的，都是强烈地令人怀念和向往的。这里分明表现了作者的一种乐观。很明白，他用一个他所向往的“江南”跟目前的“朔方的冬天”对立起来，固然更加反衬出了目前的“凛冽”和“孤独”，但这主要的是他对于“朔方的冬天”一般的现实的否定。因此，这篇作品告诉我们，虽在冷酷的“冬天”，作者的心地中是存在着春天和光明的。

“好的故事”的意境，同样建立在作者所向往的理想和目前的现实的对立上面。一个“昏沉的夜”里，作者于工作之余闭眼休息的刹那间，在朦胧中看见一幅很美丽的生活的图画，其中“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这一幅美丽的生活图画也决不是模糊的，而是十分清楚和真实的，它像记忆中的江南农村的美丽景色那样实在，像河岸美景倒映在澄碧的河水中那样分明。而且“一切事物统在上面交错，织成一篇，永是生动，永是展开，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见，一一知道”。作者希望着这样美丽的生活，是这篇作品的主要精神。

不用说，于闭眼休息的刹那间，在朦胧中看见这样美丽的生活图画，这恰好说明了他在目前的现实中看不见这样

美麗的生活，看不見“美的人和美的事”的悲哀心情。在這裡就流露着作者的疲勞的情緒和空虛的感覺。而且在後來，當他正要凝視這幅美麗的生活圖畫的時候，“驟然一驚，睜開眼，雲錦也已皺蹙，凌亂，仿佛有誰擲一塊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將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當他趕快想“趁碎影還在”，“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欠身伸手去取筆”的時候，又“何嘗有一絲碎影，只見昏暗的燈光”了。這都反映着作者的失望的痛苦。但是，從作品的主要精神看，這幅美麗的生活圖畫是確確實實地存在於作者的希望中的，他在作品的最後說：

但我總記得見過這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

“風箏”的意思很明白，我想不用多解釋。其中所寫的是對於故鄉的春天和兒時的回憶所帶給他的一種“無可把握的悲哀”，以及當時環境給他的“寒威和冷氣”。我們覺得，這種悲哀和痛苦是對於現實的一種正常的、健康的反應，作者所表現的又是對於生活的積極的認真的態度。

“臘葉”，作者在我們已經說過的為“野草”英譯本寫的短序中曾說過，“是為愛我者的想保存我而作的”。作品中隱藏着的感激的情緒和輕微的感傷的情緒，都是用平靜的語言和態度表現出來的；我們如果注意到作者當時的環境和他所受的種種壓迫和傷害，則這裡所反映的思想感情也應該說是正常的、健康的。

“淡淡的血痕中”是紀念“三一八慘案”的作品，作者在“野草”英譯本短序中曾經說明過：“段祺瑞政府槍擊徒手民衆後，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時我已避居別處。”其中所寫的就是在这次流血中他所引起的一種最深刻的感情，他在“紀念劉和珍君”一文里也已經寫到過。我們讀時可以感覺到，作者當時是體驗着最悲憤的心情的，他凝視着犧牲者的血痕，這血痕他覺得已經在漸漸地變淡；這變淡，證明“目前的造物主”也“還是一個怯弱者”，因為他（“造物主”）“不敢長存一切屍體”，“不敢使血色永遠鮮艷”，却“用時光來沖淡”“人類中的怯弱者”的“苦痛”。這樣，就使“人類中的怯弱者”——“造物主的良民”，在“淡淡的血痕中”“欲死欲生”地生活着，“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同時還“各各自稱‘天之僇民’以作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的辯解，而且悚息着靜待新的悲苦的到來”，以維持像作者在“紀念劉和珍君”中所說的這個“似人非人的世界”。但也顯然，這是不能再維持下去的了。

這裡比什麼都明白，作者所需要和期待的是暴風雨般的革命。他在否定着這個“似人非人的世界”和“怯弱”的“造物主”的同時，也否定着“造物主的良民”們（即他在“紀念劉和珍君”中所說的、並認為他自己也包括在內的“庸人”或“儉生”者，也即是被壓迫被損害而不革命的人們）。他所肯定和嚮往的，是那使“天地變色”的“叛逆的猛士”。

這篇詩的感情是革命暴風雨即將來臨的一種反映。

“一覺”，在“奉天派和直隸派軍閥戰爭”的時候（見“野草”英譯本短序）所作，意思很明白，不用解釋；其中的情緒和態度是積極的、戰鬥的。

這樣，像這一部分作品，從它們的主要精神說，都是健康的、積極的、戰鬥的。但是，其中也有悲觀的因素，這成為這些作品所反映的思想上和情緒上的矛盾的因子之一。這些作品的思想基礎或背景之一，是悲觀與樂觀的矛盾，或者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作者對於現實是採取戰鬥的態度的（這部分作品以及“野草”全部作品，同作者的一切作品一樣，主要的或基本的思想基礎是對一切反動的、黑暗的、腐朽的勢力的反抗和鬥爭），他在現實中也看見樂觀的東西，同時抱有樂觀的理想，但是現實又常常使他失望，使他感到空虛，這構成他的悲觀與樂觀的矛盾，這是在這部分作品中也存在的。

第二類中“我的失戀”、“狗的駁詰”、“立論”、“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可以說都是尖銳的諷刺作品。“我的失戀”，作者有過說明，是為“諷刺當時盛行的失戀詩”而作的，意思也簡單明了，不用解釋。

“狗的駁詰”和“立論”，意思也都明白顯露。前一篇意思比較淺，後一篇所諷刺的是有普遍的典型性和深刻的社會意義的現象。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聰明人”和“奴才”，在當時社會上都是有典型意義的人物，而且他們都是反改革的

社会势力。“奴才”是所謂“奴才性”的概括的形象。“聰明人”其实也是一种奴才，不过是高等的奴才；他很聰明，知道迎合世故和社会的落后性，以局外人或“主子”的鄰居的姿态替“主子”宣傳奴才主义哲学，所以也是一种做得很漂亮的走狗。作者揭露了“聰明人”的欺騙性和“奴才”的奴才性，以辛辣的諷刺否定了他們，同時肯定了一个同他們相对立的、能够突破傳統思想和保守势力的真实的改革者“傻子”，这是这篇作品的战斗性的所在。我們还觉得，这个“傻子”的形象，也可以說就是对於“抗世違世情”（作者自題“呐喊”詩中的話）的作者自己的一种描寫；但当然，这形象的概括性是很大的。不过，这篇作品也反映了許多小資產階級急進派分子常常会有的那种“憤激”的情緒和有時孤立於羣众之上的傾向。例如作品中这个“傻子”的运命是被一羣奴才赶走，而“奴才”所感激的是“聰明人”，这里是流露了一种“憤激”情緒的；又在“傻子”的形象中也含有和“抗世違世情”不可分离的一种孤立於羣众之上的因素的。这个“傻子”及其运命，竟会使人想起易卜生的“國民之敌”來。

我們來看看“這樣的戰士”。作者在為“野草”英譯本寫的短序中也說過，这一篇是“有感於文人學士們幫助軍閥而作”的。

这一篇是對於當時青年們的一种号召，同時更可以說是關於作者自己當時作為一个戰士的精神及其特點的一篇最好的寫照。这个戰士：

……掣着蛮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

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对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砲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幟，綉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綉出各式好花样：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槍。

他們都同声立了誓來講說，他們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別的偏心的人類兩样。他們都在胸前放着護心鏡，就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証。

但他举起了投槍。

他微笑，偏側一擲，却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一切都頽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脫走，得了勝利，因为他這時成了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

但他举起了投槍。

大家知道，作者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一個死敵。但大家也知道，作者作為一個戰士的特點，還在於他不為一切舊勢力的變形的現象所迷惑，不為一切“無物之物”的“对他一式點頭”所欺騙（這種點頭是謀死了多少青年和多少戰士

的)，他無情地揭穿了一切種種的假面具，使種種遮藏在一切好名稱和好花樣下面的醜惡的反動實質都暴露了出來。他作為一個戰士的特點，也在于他所運用的戰術：無情的解剖和尖刻的諷刺，用投槍或匕首對敵人致命處一擲，不為敵人的要求“公正”或表示“公正”（用這篇詩中的形象的話來說，那就是他們都同聲立誓說“他們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別的偏心的人類兩樣”）的陰謀所欺騙，一扭住敵人則永不放手，敵人逃遁則予以不停步的追擊，不因敵人假裝和解、“點頭”、流露可憐相或“頹然倒地”（但並沒有真死，有時是裝死）而寬貸敵人，不怕“戕害慈善家等類”或“打落水狗”的罪名，等等。作者作為一個戰士的這種特點，使他在對敵的思想鬥爭上幾乎每戰必勝；特別是對於“無物之物”的敵人，需要這樣的戰鬥。所謂“無物之物”，是對於這類敵人的一个最深刻和最恰當的概括。這類人物，對他們的種種好名稱和好花樣來說，的確“只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可是他們是一種物，而且是很厲害的一種物，是在上面敷了一層草的舊勢力的陷阱和畫了皮的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幫兇。如當年“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們就是這種“無物之物”的典型之一；作者當時用以擊潰他們所佈成的“無物之陣”的，就是他的投槍和他的戰術。

所以，這首詩的意義和戰鬥作用，就在于它這麼深刻地抓住了“無物之物”的要害，只用了像我所抄錄的這十多行就畫出了他們的靈魂和嘴臉，並且概括了作者自己作為一

个战士的無畏精神和極有教訓意义的特點；同時号召青年們來做这样的战士。

这篇作品也可以說是作者前期的战斗的歷史、精神和特點的說明之一，因此它作为一篇作品的生命和价值也將是長久的。

但这篇作品也反映了作者的孤独和空虛的感觉。这是因为像这个战士的这种战斗，还是一种个人的战斗，也就是个人主义的战斗的緣故。他还只是个人作战，他的战斗的一切特點也都是建立在个人作战的基礎之上的。由于还只是个人的作战，而不是在廣大革命羣众和集体主义的基礎上進行战斗，所以这样的战士虽然对于帝國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反動势力都表示了無畏的、毫不妥協的精神，但在雄厚的敌人面前仍然不能不感到勢孤力薄，不能不感到最后勝利的渺茫。詩中說：

他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寿終。他終於不是

战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

就是这种勢孤力薄和勝利渺茫的感觉的表現，同時在事实上这也是个人的和个人主义的战斗必然要達到的結果和矛盾。作者當時的个人主义的思想 and 矛盾，还更明白地表现在如下的句子中：

在这样的境地里，誰也不聞战叫：太平。

太平……。

但他举起了投槍！